

下册

我的姑娘，
一夜好梦。

小泪痣

鹿灵 著

我对你不是一见钟情，
是每一见都钟情。



青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课外借

小泪痣

鹿灵 著

〔下册〕

第七章

我很喜欢你

沈熄告白了……

她还没来得及进行那么光明正大的告白，居然让他抢先了。

林盏手抓住被子边，腾地一下拉到眼睛下方。眨了下眼睛，就闭上，用力地吸了一口床单上洗衣剂的香味。

她对着门外大喊：“妈，下次出太阳记得把我的被子扔出去晒啊！”晒过之后，就和沈熄有同款香味了。

正当她觉得还有大把时光可以蹉跎的时候，手机屏幕亮了一下，是沈熄打电话过来了。

原来本不觉得有什么，但此一时彼一时，过了今晚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

林盏看了眼门口，这才接起电话。

“喂？”

“在干什么？”

预料到今晚于林盏而言大抵又是个“不眠之夜”，沈熄特意早早挂好耳机，打了电话过来。

林盏肯定不会说实话：“在认真学习，怎么了？”

听到那边吧嗒一声，大概是沈熄在调整台灯。

他的声音传过来，很清楚，仿佛近在咫尺：“早点睡觉。”

林盏说：“好吧，我尽量。”

刚刚才经历过那种事，说睡就睡，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泰然自若啊？

想到这里，林盏笑着说：“可能以后有天天塌了，大家全部都慌不择路，结果就你一个人站在那里，跟我说，莫慌。”

“不会，”沈熄语调轻松，“我会拉着你跑。”

林盏说：“可是跑也跑不到哪里去了啊，这时候按照你的说法，你应该跟我说，‘林盏，你要相信自然的道理，该死就是死了。’”

沈熄：“如果是我一个人，可能就不会跑了。但是有你在，就算只有一线生机，我也不会放弃。”

“啧，”林盏叹了声，“你今晚，嘴巴很甜嘛。”

因为失而复得，已经是人世间最好的词汇了。沈熄如是想。

如果不是失去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珍惜。

“好了，”沈熄屈起手指敲了敲木质书页，砰砰响了两声，“快睡觉。”

林盏躺下来，盖好被子，道：“那你给我唱首歌吧。”

气氛诡异地沉默了3秒。

林盏及时改口：“那读一段别的什么也是可以的。”

就好像年岁尚小的孩子，每晚都要拉着大人来读一段睡前故事。

仿佛在故事里，他们才能感受到安宁，感受到被爱。

沈熄想，林盏大概也是这样，但不同的是，她比孩子思虑得更多。

只有在听故事的时候，她才能完全抛开那个要不断担忧的自己，不用想着哪场比赛失利会被人怎么说、下一场到来的比赛会是什么题材、学校对她寄予了多大的期望……

她看起来像上天的宠儿，但与此同时，她也背负了太多东西。

天赋，对她而言是把双刃剑。

当晚，林盏倒是顺利在半个小时内进入酣睡状态。

号称泰山压顶依然沉稳自若的沈熄，失眠了。

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失眠。

清早起床，沈熄自我宽慰道，大概是昨晚难得地紧张了一回，身体机能被调乱，才会出现这种荒唐的情况。

去了学校，刚坐下，张泽就从后面跑过来，很八婆地问：“你昨晚干什么去了？”

沈熄看他一眼，没理。

张泽指指自己的眼下，又指指他：“你看你黑眼圈有多重。快，如实招来，昨晚是不是……”

沈熄睨他：“你很闲？”

张泽不恼，继续道：“昨天肯定有大事，不然你不会失眠！什么大事，快快快，我想听！”

沈熄淡淡地道：“没什么大事。”

讲话的时候，张泽正好收到学委发下来的卷子。

张泽提着卷子上头的两端，看着分数问沈熄：“啥？”

沈熄云淡风轻地说：“我告白了而已。”

刺啦，张泽把自己的卷子撕了。

张泽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张泽，你在前面鬼叫什么呢？”有人在后头喊，“吓我一跳。”

张泽瞠目，回头道：“地震了，海啸了，山崩地裂了，河水逆流了。”

“什么鬼？什么地震乱七八糟的？”

张泽走到那人身边，伸手扳住人家肩膀，用力地摇晃了一下：“你不懂，我刚刚遇到了比我上面说的所有还要灵异的事件。”

“什么事件，你卷子撕碎了吗？下节语文课，老张要是发现你把卷子撕了，会要你抄10遍的。”

张泽：“……”

坐在后面的张泽，眼尖地观察到，自从林盏不在学校了之后，沈熄基本就不出教室了。当然，除了上厕所。而后，沈熄的所有课下活动，变成了：看手机、看手机、看手机。虽然每次看完之后都没反应。

张泽想，可能是林盏画室管得严，很少玩手机。

沈熄虽然知道，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，怕自己错过林盏的消息。

任何男人只要一动真格的就完了。

放学的时候，张泽冲到沈熄旁边，幽幽道：“沈熄，你完了。”

沈熄把卷子叠好，扔进卷夹中，除了一个改错本和这周布置下来的作业卷子，别的都没带。

张泽又说：“那你们这不算异地？”

“她画室就在我家对面，不算异地。”沈熄说，“我可以去找她。”

“哟，看来经过上次那个乌龙事件，你挺长记性啊，”张泽拍他的背，“不错，孺子可教也。”

沈熄凉凉地道：“那也多亏了你。”

张泽：“所以，我经过你们俩的事发现，这世界上的恋爱都是互补的。林盏人缘那么好，那么好玩儿，结果喜欢你这个闷葫芦。”

沈熄眼底覆上一层薄薄的冷。

张泽：“我没说完呢！虽然林盏比你有意思，但她心理素质没你好啊，所以，你们俩真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”

“她不是心理素质不好，”沈熄皱眉，“她只是要担心得太多了。”

“哎哟哟哟，我这才说一点什么啊，你就这么着急地给她扳回形象，这么护内啊！”张泽一脸笑。

沈熄：“……”

终于等到周五，林盏长嘘一口气，可以休息两天了。

临近放学，林盏正在一边临摹鞋子。

速写老师无聊，开了门，冲着门外说了句：“进来坐吧，外面怪冷的。”

随着大家的起哄声，沈熄走了进来。

郑意眠笑着说：“盏盏，这完蛋了，我感觉有女生会悄悄去要沈熄联系方式的。”

林盏：“沈熄不会给的。”

郑意眠：“你太小看一些女生了吧，沈熄今天穿的是崇高校服，我觉得不用打听别人就知道他是谁。”

话音刚落，对边画架缝隙里，就传来几道女声。

“这是沈熄还是梁寓？”

“万一都不是呢？”

“有可能，传闻中他们俩清心寡欲不近女色，这有可能是崇高的某颗遗珠。啊啊啊，早知道我就去崇高读书了，起码还能看帅哥。”

“现在不也能看嘛，就在我们那边沙发上坐着呢。”

“现在看有什么用，这个小帅哥已经被别人打上标签了。”

“被打上标签”的沈熄坐在休息区的沙发里，身后是轮廓硬挺的雕塑。

林盏耳根一热。

沈熄觉察到她的目光，抬眸扫她一眼，眼神就说了三个字——快画画。

林盏朝他做了个鬼脸。

等到下课，老师布置了作业，才放他们回家。

林盏什么都没背，拿了手机就出了画室。

路上，林盏对着影子比了比头发：“长长了。”

沈熄嗯了声。

林盏侧头提议：“要不明天我们出去吧，你陪我剪头发？”反正现在在她什么请求都敢提了。

沈熄不出所料地点头：“好。”

“剪完头发，我们再去附近转转。”林盏问，“你平时喜欢去哪

里玩？”

沈熄：“我平时不出去。”

林盏：“一个人在家不无聊吗？”

“有点。”

“所以啊，你要多出来转转，老闷在家也不好，闷了吧唧的。出来看看多好啊，开阔眼界，还能放松，反正我是不爱待在家的。”

沈熄说：“你想去就去吧。”

反正有她在，就不会太过无聊。

林盏眨眨眼：“沈熄，你的人生真的太乏味了。”

沈熄没回答，只听她得意扬扬道：“我一定是你干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了。”

沈熄失笑：“嗯，你绿？”

林盏放慢脚步，在自己头上比了比：“那你当然只能选择原谅我啊。”

次日上午，林盏在理发店剪头发，把长长的头发全都修成齐耳的长度。

其实别的发型她也留过，但由于性格原因，还是这样清爽利落的短发最适合她。

理发师在那边折腾了一两个小时，到最后用吹风机给她往里吹了吹，才算是剪完了。

林盏准备付钱，前台的人却说：“已经付过了。”

林盏往一边看，沈熄坐在椅子上玩手机，看起来好像很投入。

她恶作剧心起，绕到他身后，准备去看看他在玩什么。

蹑手蹑脚地走到他后面，林盏看了一眼屏幕，猿题库。

他在刷题？！

跟她一起出来，他居然还有心思写生物题？

可以，这个学霸人设真是立住了。

沈熄把题算完，才终于意识到什么。回头一看，林盏正撑着脸滑

手机。

沈熄转身：“在看什么？”

林盏：“背英语单词。”

沈熄：“……”

出了理发店，林盏搜了一下附近的景点。

林盏：“有科技馆和水族馆，你想去哪里？你应该喜欢去科技馆吧。”

沈熄无所谓道：“都可以，去水族馆也可以。”

她应该更喜欢水族馆一些。

最后还是决定去水族馆。

林盏问：“你平时坐地铁还是打的？”

沈熄：“哪个快就坐哪个，不过更喜欢坐的士。”

林盏了然：“因为安静对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但是周末容易堵车，所以两个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地铁。

地铁是通往商业街的，有点挤。

沈熄找到一个直角区域，扶住最上面的扶手。

林盏感觉自己被人往旁边一拉，身体撞上冰冷的车厢，鼻腔内盈满令人窒息的、阳光的味道。

沈熄侧眸看了看一边身形魁梧的男人，又伸手，抓住另一边下面的扶手。

林盏被他禁锢在这个小小的空间中。

她屏住呼吸，半点不敢动弹，却又忍不住，轻轻闻了闻。空气里不再是她厌恶的车厢内混杂的味道，而是沈熄身上的味道，干干净净，又温柔，又阳光。

林盏忍不住抓着扶手，往前蹭了蹭。

从后面看起来，她的手穿到他背后，这个姿势像极了拥抱。

林盏揣着不能言的小心思，沉浸在自己制造的浪漫中。

好想把头埋在他胸口蹭一蹭啊，一定很舒服。

于是她又不动声色地往前挪了两步。

沈熄低头，看到她毛茸茸的脑袋：“很热？”

林盏茫然地抬头：“啊？还，还好啊。”

沈熄皱眉：“那怎么一直动，脸还红了。”

林盏抿了抿唇，低头说：“热的。”

地铁到站，他们靠着车门，沈熄先出去。

出去的那一刻，为防止被人流冲散，他背对着她，手往后扬了扬。

林盏没反应过来，已经大跨步地走到了他身侧。

沈熄：“……”

走出地铁站，林盏神秘兮兮地凑到沈熄耳边。

沈熄：“嗯？”

她抬起手指，动了动，眼里盛着璀璨星河：“沈熄，你刚刚是不是想牵我啊？”

估计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还要拿出来说的，沈熄低头，默不作声。

林盏又靠过去，用气音低声道：“你脸好像红了。”

沈熄忍无可忍，抬头道：“你还想不想去水族馆玩了？”

林盏背着手，正经得不能再正经：“水族馆哪有你好玩啊？”

水族馆中一片碧蓝。

林盏才踏入一步，整个人顷刻被吞没进无边的暗涌中。

灯光浮在上空，海面上折射出破碎的光华，明亮而刺目。

各色生物在水中摆动尾翼，身后跟出道道不明显的浪花。

礁石、水草、珊瑚。

林盏缓慢地往前挪动，前面有情侣正在拍照。

沈熄问：“你想不想拍？”

林盏眼睛一亮：“好啊，但是你会拍吗？”

“没什么不会的，”沈熄说，“你站好。”虽然他的确没拍过人像。

旁边那个好像是摄影师，一边拍，一边让自家女朋友换角度。

沈熄看他整个人半蹲，意思是要把人拍得更高挑。

他看了一眼，很快就摸到了点门道。

林盏看沈熄也屈起腿，半蹲下来给她拍照，忽然忍不住，就笑开了。

沈熄及时抓拍，问她：“笑什么？”

林盏仰起头，细碎微光劈开湛蓝海面，筛到她的鼻尖：“笑你呀。”

沈熄把手机递过去，说：“看看。”

林盏本来没抱什么期望，结果看了一眼，竟意外发现还不错。

“不错，你学习能力挺强啊。你做别的事，学习能力也是这么强吗？”

她原本的意思，就只是这句话的字面意思。

说完才感觉到哪里不太对，轻咳一声，本来想糊弄过去，一抬头，看到沈熄正看着自己，目光幽深难辨。

林盏摸了摸脖子，干笑一声，又听到他波澜不惊地答道：“嗯。”

你以后就会知道了。

林盏垂着眼笑了声，顺着人流前行。

女孩子大约都喜欢这种地方，除了成群结队的女生，其余的全是情侣。

林盏沿着巨大的玻璃一路往前走，蓝色的水光映衬到她的面颊上，恬静柔和。

沈熄突然感觉到，原本让他很排斥的出行，其实并没有他想的那么无聊和浪费时间。

这个世界，其实也是很美的。

他破天荒地想。

临近傍晚，沈熄把林盏送回家之后，自己也回了家。

叶茜在屋子里收拾东西，见他回来了，面上还挂着一丝笑，不由问

道：“怎么了，今天出去还挺好玩的？”

沈熄应着：“嗯。”

叶茜笑道：“你呀你，平时妈妈叫你都不出去，现在总算愿意出门了，怎么，是张泽劝动了你？不过，多出去走走确实好，放松一下心情，感受一下周围的事物，你以前真的太闷了，以后找女朋友，只怕人家会嫌你没趣啊。”

沈熄脑海中浮现了林盏各种各样的小表情，她背着手若有所思，她眨着眼溢出点点星光，她吃瘪时垮下的嘴角，她心无旁骛创作时难得的认真。

和同龄人相比，她是有目标的，她很清楚自己想要去哪里。只是路上难免荆棘丛生，困住她的脚步。

沈熄意有所指道：“那找个有趣的女朋友不就好了。”

叶茜笑他：“你以为这么好找的？”

语毕，她又叹息：“妈妈以前也这么觉得，到后来才发现，要在生活里找到一个能时时刻刻和你有话可说、你说的话她全听得懂接得住的人，很少了。”

沈熄笑而不答，转身进了房间。

他想，他已经找到了。

当晚睡前，林盏给沈熄打电话。

她绞着耳机线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沈熄，我们明天去图书馆吧？”

沈熄未作多想，很快道：“好。”

林盏越说越兴奋：“你不知道的吧，我以前有个情结，我特别想让学霸辅导我写作业。”

沈熄笑了，尾声拉长：“为什么？”

林盏：“因为那样我就不用动脑子了呀。”

沈熄嘴角的笑凝滞了一下。

半晌，沈熄截断她的遐想：“跟我在一起，你只会动更多的脑子，只是会用比较简便的方式。”

林盏沉默了一下，而后，似是斟酌一番，她仔仔细细、还带着点儿绝望地问：“沈熄，跟我一起在图书馆里，你还能做得下题？”

沈熄：“……”

跟林盏聊过之后，沈熄回忆了一下今天出去玩的片段，好像的确太正统了。

正在沈熄思索该怎么改善这种氛围的时候，张泽的消息发过来了：老铁，明天出去约会不？

沈熄回：嗯。

张泽：我刚刚琢磨了一下，感觉你可能不太懂约会是什么样子的，遂，决定来开导你一下。

沈熄：你是情圣？

张泽：我不是教你！我是开导你！男人嘛，很多本领都是与生俱来的，只是看有没有人能给他点开那个聪明孔。你学习全校第一，这点道理都不懂？

好比做题，并不是一味埋头苦写就能得高分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准知识点和正确的解题思路。

张泽：其实我只要说一句话，你就什么都明白了。

沈熄：？

张泽：反正现在你们已经互相确定了心意，你就把那些原来碍于关系不敢做的事，全都做出来。

沈熄：……

张泽及时补了一句：我是褒义的，你不要想歪，我指的想做的事，是正常的事。比如，牵手啊、撩头发啊什么的，我不信你之前没想过！

沈熄呼吸停了一下。

张泽：你可能天生有点被动，但是经过前几次的教训，恋爱中，被动是不可取的。既然林盏踏出了一步，你多走几步就成了。关键就是要撩，要哄，要浪漫，懂不？

张泽：还有，别老冷着脸，在她面前，你想笑就笑，别让她觉得得不到回应。我不信你对着喜欢的人，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笑的。

张泽：想牵手就牵手，别闷在心里不说，我相信你学习能力这么强，看两部韩剧就知道怎么撩妹了。

沈熄想想，问：那我为什么要撩她？

张泽：您真是一枚不用鉴定的钢铁直男。

张泽：为了让她更爱你，更离不开你啊！

张泽的话，好像顷刻就打通了沈熄的任督二脉。

第二天，林盏绝望地带上了三张数学卷子。

沈熄学理科，她学文科，有三个科目对不上，但好在语数外还是一样学。

林盏的语文跟英语没问题，就是数学，老在及格线左右晃荡，一不留神，还可能不及格。只要数学再提升20分，她考蔚大就稳了。

沈熄昨晚让她多带几张卷子，看来是真的打算给她好好补习了。

林盏唉声叹气，把卷子夹进书里，还带好了笔盒。

她没谈过恋爱，以前接触过一些女生，约会的时候都特别喜欢让男孩子等，说是等得越久，代表男孩子对你的喜欢越深。

她不这么觉得。

她觉得这东西是相互的，既然她不愿意等人，她也没道理让别人等她。

林盏提前出发。

她提前5分钟到图书馆，沈熄已经到了。

他还准备了水。

林盏那边的是一杯加冰奶茶，他自己这边是一杯白开水。

林盏默默腹诽：这么养生，不活到一百岁上天真的对不起他吧。

听到身后有脚步声，沈熄回过头，看林盏怀抱着神秘的笑容朝他走来。

他突然有种不太好的预感。

林盏笑着把身后那杯有颗柠檬放在桌子上。

她小声说：“还记得一年前你拒绝我的那次吗？”

沈熄没说话，林盏啧一声：“真是伤害了一颗纯真的少女心。”

“毕竟我那时候没想到，”他眉目泻出淡淡温柔，“你会是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。”

她背后一热，强撑着坐到位置上，低头咬住一边的吸管。

桌下的鞋尖被抵住，她呼吸一滞，抬眸。

沈熄若无其事地将身体前倾，含住另一边的吸管。

她想要的，也是他想要的。

既然如此，做就是了。

两人之间的距离，大概是10厘米。

她看到沈熄根根分明的睫毛。

她匆匆低头，没敢再看他一眼。

是她先撩，她先亵。

听到沈熄似乎是低低地笑了一声，她就在他勾出的尾音里被烧成灰烬，连放在桌下的指尖都忍不住蜷起来。心头发痒，耳垂滚烫。

沈熄松开口中的吸管，看林盏的眼神虚得像做贼一般，忍不住心头发笑。

他家的小兔子，也就这么点胆子了。

他伸出手，捻住林盏的吸管。

那截水流被他截断，林盏挣扎似的吸走上半截，含混不清地问他：“干什么？”

沈熄悠然：“吸管好吃吗？”

林盏这才后知后觉地松开嘴，用状似瞪的眼神娇嗔地看了他一眼。

落到他眼里，女孩儿的眼里盛着流光，没有半点威慑力。那颗泪痣，很生动。

林盏兀自拉开书包：“你不要耽误我学习，我要好好学数学了。”

沈熄敲了敲桌子：“这水不是你放上来的吗？”

“沈熄，”她碍于这里是图书馆，连叫他都只能掐着一点点细小的声线，“这才一天不见，你变了。”

“变怎么了？”

林盏声音细如蚊蚋：“变得……更帅了。”

沈熄心里一动，仿佛能看到张泽在自己面前骄傲地说：“看吧，我说的撩妹方法多管用。”

他含着笑，摇摇头，继续写题了。

他们坐在楼上，人少又安静。

一楼倒是不准大声喧哗，往上走大多是培优机构，下课了，大家都说说笑笑玩作一团。

林盏解到选择题最后一题，已经有点黔驴技穷的感觉了。

她转着笔，撑着脑袋看那些小孩子边跑边跳。

沈熄问她：“不会写？”

她舔舔唇，突然想和他谈个条件。

“沈熄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我选择题对10道有什么奖励吗？”

沈熄看她一脸天真无邪，问：“想要什么奖励？”

她咬咬唇，下唇被牙齿咬出一片淡淡青白色，又随着牙齿移开，重新变得粉红而饱满。

“你，你亲我一下？”说完这句话，她的脸，以沈熄肉眼可见的速度，红了。

沈熄挑眉：“林盏，现在是在图书馆。”

“怕什么嘛，”林盏说，“那要不，我们去外面，偷偷地，找个隐蔽的位置？”越说越离谱了。

沈熄皱眉，弹了一下她的脑袋：“快写题。”

写完卷子两个小时之后，沈熄掐着时间，不让林盏再多写一步。

林盏：“再给我两分钟。”

沈熄不留情面：“以后高考，不会多给你两分钟。”

林盏皱皱鼻子，抱怨道：“就知道掐时间，谁不会啊，以后我也掐时间，精确到毫秒。”

沈熄摊开答案簿，拿出一支红笔，起先，并没有意识到林盏在说什

么。看到选择题的第一个答案时，沈熄像是明白了什么。

他眉一皱，低声道：“林盏！”

林盏不甘示弱，梗着脖子：“怎么？谁还不会计时了咋的？”

语毕，她嚅嚅一声，装作很可怜地低下头：“我就是单纯地想给你以后的1000米计个时，没别的意思。可是你，自己想歪了居然还怪我。”

真是可怜。

沈熄用红笔把她错的地方圈出来，道：“你这些心思能分一半到数学上，超过我指日可待。”

“数学多无聊啊，它能哄我睡觉吗？不能吧。”林盏说，“那我还是把那部分心思花在你身上比较好，低投资，高回报。”

沈熄笑，瞥了一眼她的草稿本：“你这题算了这么多过程？太长了。”

说完，他在卷子上用红笔写了几行公式：“以后用这个。”

“简便公式？”林盏老老实实地去看，“你总结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我是除了你第一个知道的？”

沈熄眉一挑，从唇边散出一个浅淡的笑来。

他看着她，点点头：“嗯。”

她满足地拿出小本子记公式，沈熄在一边提醒道：“错题全都要记下来，明天晚上我检查。”

她下巴垫在手臂上，一字一顿说：“知道了，沈老师。”

她就这么懒懒散散地抄着错题，沈熄扳住她肩膀，拉起来：“坐直。”

她照办，捏着笔，一点一点地写。

她有轻微的近视，写题目时就会戴着眼镜。

镜框架在小巧的鼻梁上，很稳，没有往下滑。

林盏视线没有动，却是笃定道：“你在看我。”

沈熄：“看你有没有偷懒。”